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30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阳光小广场

□宿迁程果儿

因为单位的活动,我来到一处洒满阳光的小广场。这是县城边缘的小区,楼宇普通,绿化简单,在广场上停留的多是老人和孩子。

在广场边摆好桌子,我们静候前来咨询的人。我随意扫视广场上散落的人群,目光被一位老人吸引。她戴顶白色绒线贝雷帽,脱去外衣,上身是件贴身花棉衣,下身是深色裤子。她和推童车的熟人说了几句话,又冲车里的婴儿扭几个舞蹈动作,身形极为协调灵活。

过了一会,那老人来这边询问我们在做什么,简单回答后,我随口问:“阿姨,您多大年纪呀?”老人竖起拇指和食指比画——80了!又笑:“还少两岁,78!”我啧啧连声,因为老人的状态实在是好,耳朵上悬着一对大大的金耳环,一口牙齐齐整整,说话时不仅声音洪亮清晰,面孔上还有几分狡黠的俏皮。

我说:“真是看不出来您都这么大了!”她说:“我心态好!衣服多,天天换着穿。吃好,喝好,玩好,这一辈子就值当啦!”我又说:“我刚才看到您跳舞,动作真好看。”老人骄傲地说:“我都跳几十年了!”我叫旁边的同事来看阿姨,他们也忍不住惊叹。阿姨明显得到满足,笑眯眯地转身离开。

不一会儿,广场舞队伍开始行动。一位身材不高的大叔拿起扩音器四下组织:“来来来,把队站好了。”队伍很快整齐起来,跟着音乐,叔叔阿姨们欢快地扭动。

白帽子阿姨的动作着实不错,我拿起手机,拍摄了一段视频发给妈妈。我妈65岁,经常这儿疼那儿疼的,她也爱运动,正好我来给她找个榜样。妈妈很快回复信息,她说自己也要和朋友一起玩呢。

广场舞队伍变换队形,改为打钱竿。这是我们当地一种传统娱乐项目,适合手持的竹竿上装饰铜钱,系上红绸带,身体扭转折腾,钱竿在肩、肘、手、膝、脚各个部位敲打,发出清脆响声。以前过年,钱竿舞是玩花灯队伍里不可或缺的项目,现在成为老年人的日常

在我的家乡陕西省商洛市,酒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之物。酒的来源有两种:一种是购买的瓶装酒,另一种则是自家酿的酒:柿子酒、甘蔗酒、苞谷酒,等等。酒的主要作用是招待客人,即便主家不会喝酒,也要请邻居当陪客,让人喝得尽兴、高兴。

父亲爱喝酒,但从不会贪杯。唯有一次喝醉是早些年跟同村的叔叔去帮人盖房子,吃晚饭时,父亲觉得喝酒被人“欺负”了。父亲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,不服输,单挑那个村子里的几个喝酒能手。那晚,父亲喝了二斤多白酒。虽然喝得酩酊大醉,却一“战”成名。

在村里喝酒是需要好搭档的。父亲和我家左右邻居王叔、阮叔组成了喝酒“铁三角”。谁家来客人或是有其他事情要喝酒了,只需站在家门口喊一声:“哦,过来玩一会儿。”其他两人自然明白,不一会儿就来了。

父亲会喝酒,也会酿酒,是酿柿子酒的高手。我家柿子树多,这也成为酿柿子酒的决定性条件。我家每年酿三百多斤柿子酒,能喝到来年再酿酒的时候。柿子酒的酿制工艺复杂,口感极好,味甜,入口绵柔,虽后劲大却不上头。冬天里,父亲在柿子酒里倒入

那天,母亲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张照片,乡下老屋要重新修建,旧房的残墙瓦片被机器推平,她拍照留了影。在照片右上角,一个水缸闯入我的视线,我放大图片,看到暗灰色的缸面凹凸不平,缸内枯枝横生。视线仿佛被拉长,回到了老家小院的旧时光里。

一个寒冷的冬夜,父亲穿着夹袄,缩着脖子,搓着双手,站立在小院中。昏黄的灯影下,父亲的脸颊酡红,眉眼舒展:“终于敲定了,过两天李匠人带着徒弟,到家里来打制一个水缸,做个结实耐用的。”我听后,拍手称快:“好呀,好呀,要和梅子姐姐家的一样。”

自从队里建了水塔统一抽水后,梅子姐姐家请人打制了水缸,上面安了水龙头,每次队里抽水后,她家的水龙头“哗啦啦”的声音惹得院里的小伙伴声声吆喝。水放满后,梅子姐姐搬着木制井盖轻轻放在水缸上的样子,像极了体操运动员最后完美动作的造型,漂亮极了。

运动。

队伍中的成员,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半百。九点来钟光景,忙清早晨事务,中午的忙碌还没开始,小广场上的一段休闲,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。运动、交际、放松……都在这里一站式完成。

白帽子老人显然是队伍里的“团宠”,钱竿队伍绕圈行进,她独自站在圆心位置舞动。年长且健康,确实值得骄傲。

此处除了跳舞的,还有遛娃的。这里还可以遛孤独的灵魂。中年妇人推着轮椅过来,轮椅上是衣着厚重的老人,料想是家中老父。给他围好毯子,她跟着跳起舞来,老父在阳光下睡着了。等他在混沌的间隙里醒来,这世界的热闹也可以稍稍感知一些。

除了来组织活动的人外,广场上来往的居民都处于生命轴的两头,小小的孩子跟老老的大人。处于轴中间的那些人,上学的上学,上班的上班。周二上午九点半,生命才刚刚萌绿跟逐渐走向枯黄的两类人,在被遗忘的时间里相汇。

这两段生命的过渡,很像广场上晾晒的萝卜干。水水灵灵的萝卜,在阳光、风、盐的作用下,脱水皱缩。从童年到老年的转变,在广场空地上加速演译。

我扭头对更年轻的同事说:这是我向往的生活。

已过不惑的我,无法回到童年。工作进入高原期,青春期的孩子、多病的老人,都让这段人生疲惫而焦虑。我眯着眼睛看向这些身披阳光、欢快扭动的老人,他们一定也熬过生命的凛冬,度过许多不眠的夜晚,后来,终于放下一切、肆意欢笑,其实也不一定完全放下,是把那些疼痛放到心底,不再提起。用白帽子老人的话说:吃好,喝好,玩好!

而此刻彷徨的我,也终会像那一地的萝卜干一样,脱尽水分,变得韧而劲道,老而弥坚。

不久之后,我也会有一处属于自己的阳光小广场,安放自己的身体,还有灵魂。

蜂蜜,放在炉火旁温热。此时,柿子酒的口感最佳,让人欲罢不能。邻县的二叔会酿甘蔗酒。每次来我家时,他总是提上一大桶甘蔗酒,父亲则回赠一桶柿子酒。

阮叔擅长酿苞谷酒。苞谷酒和柿子酒的酿制工艺大同小异,口感却截然相反。记得第一次在阮叔家喝苞谷酒时,我只抿了一小口,辛辣味顺着喉咙迅速传遍五脏六腑,许久才有所缓解。

王叔是兽医。总是看到他背着医药箱,骑着自行车在村道上来回穿梭。夏天里,忙完工作返回时,王叔的车把手上多了几瓶啤酒。他迅速放好自行车,小心翼翼地取下啤酒,在菜地里揪几个青辣椒,摘几根黄瓜,在河水里洗洗,就是最好的下酒菜。王叔呼喊正在地里劳作的父亲和阮叔。三人坐在我家门前的大核桃树下喝酒、聊天。夕阳洒在他们身上,那幅画面温馨且美好,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现如今,由于种种原因,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坐在一起喝酒了。每次陪父亲喝酒时,他总是跟我讲述三入年轻时喝酒的趣事。我知道,父亲回忆的不仅仅是三人喝酒的往事,更是他们的青春年华。

有次我回家,瞧着我们家的水桶,自言自语地说:“唉,要是我们家有水缸就好了。”父亲站在我身后说:“会有的,会有的。”我回过身,父亲正佝偻着身体,搬运着红色砖头:“看吧,我都在开始准备材料了。”喘着粗气的父亲,眼里闪烁着光芒。

终于李匠人来了我们家,他与徒弟两人在厨房的角落里,比比,量量,我高兴得每天都要去看几次。搭好砖,抹好水泥后,父亲在我耳旁嘀咕了几次:“千万别用手指按,会留印,免得以后漏水。”水缸做好那几天,父亲无比兴奋,他脱下夹袄,翻进水缸,用刷子轻轻清扫缸里的每个地方,刷一下,吹一下,额头上沁出了密密的汗。

水缸陪着我度过了童年,伴我走过了青少年时期。后来,随着全家搬离乡下,水缸就成了一段记忆。母亲曾说,等老屋重修后,把水缸用土填上,在里面种点菜、养点花,于是我开始憧憬水缸旧貌换新颜的暖意。

世上第一等好事

□南京毛成宽

微情一刻

年初就定下读书目标,要从古今先贤那里获得有益的学识、智慧和力量。

一年来,我通读了《吕氏春秋》《诗经》《缘缘堂随笔》《容斋随笔》《苏东坡传》五本书。《吕氏春秋》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先秦时代的哲学思想、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资料;《诗经》让我再一次体验到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经验,感受了它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,也深深理解了孔子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的谆谆教诲和指导意义。

“少年不懂苏东坡,读懂东坡已中年”,这是我读完《苏东坡传》后的切身体会。我爱苏轼,不光是因为他的才华,特别是中年以后再读他,直接化身为“轼粉”。

读书最大的收获,是直接间接地指导了我一年来的本职工作和业务学习。我近年不惑之年转业到地方工作,因为工作和宣传的需要才渐渐懂得,读书可以更好地开启自己的第二次人生,才和读书认真结缘。这一晃又是将近20年,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书,只要是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中有用,我都会努力读下去,也常常用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话语来激励自己。

一直以来,我非常认同一句西班牙格言——“你要什么便取什么,只是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”我的母亲临终时也曾说过:天下没有容易事,一个人只有走好选定的路,才有可能得到想要的幸福。而读书,便是最重要的一条。

新的一年,还是要坚持好好读书。

来到江苏宜兴,自然想到的是淘一把上好的紫砂壶。然而这一次,更重要的,是要去宜兴闸口,去吴冠中故居转一转。

“江南抹尽旧画图,游子乡情梦未苏”,小学语文五年级课文《父爱之舟》一文中,吴冠中先生所乘坐的小渔船,就是从宜兴出发,由父亲划船摇橹,送他去无锡求学这一段感人的经历,不知赚了我多少泪水。带着这份感动,我先后走进了宜兴和无锡。

吴冠中故居位于宜兴市闸口镇北渠村。故居前,一白玉牌坊上书有“春盈北渠”四个大字,两侧楹联题曰“自家江山墨里看,沧桑世界画中游”。这北渠村实乃一精妙去处。抬眼望去,村后是一眼看不尽的绿色,这绿色齐齐整整,蔓延开来,是岸边的垂柳,是桑园的桑树。村里细细的水路流淌过许多户人家的门前屋后,河水弯弯,不远处,拱形的小桥连接着对面的人家。家家户户,檐连着檐,疏疏密密间流露出简单的温馨。

我望着这村里的景致,谈不上多么惊艳,却是我这来自黄土高原的北方人从未领略过的小桥流水风韵。白墙、黛瓦、绿柳、石桥,黑白水墨的色泽,白是白得那么洁净,青又是青得那么氤氲。在如丝如线的雨帘之后,整个村庄是那样的静谧而美丽,真像一幅晕染开来的水墨画。

我是坐汽车前往的,自然少了许多泛舟水上的乐趣。听村里的老人说,以前这里家家有船,船就系在各家后门的树干上。白天,船下湖,划着渔人在水里的倒影前行;晚上,船回来,停在小桥上,停在白墙外,挨挨挤挤连成一片。故乡的水和桥,传统民居中朴素的色彩和线条,就像春雨般润物无声,它们不说话,却已长在了吴冠中的心里,给他滋养,也给他灵感和力量。

多年前的一个夜晚,从宜兴到无锡,百余里水路漫漫,载着夜色星辉,一位沉默少言而爱子心切的父亲摇着船槽出发了。一路水波不兴,一圈圈荡开的,是桨的回声。而少年吴冠中,在小小的船篷里,安稳地睡去……时光流转,现如今,宜兴去往无锡的船只都是货运船,早已没有了客船行驶,我从宜兴乘坐大巴走陆路去往无锡市。

荡舟太湖,是我能想到的世间最浪漫的事。相传春秋时期,范蠡助越王勾践打败了夫差后,功成身退,携西施隐居于蠡湖之滨,过上了神仙眷侣般的浪漫日子。只可惜作为北方“旱鸭子”的我晕船十分严重,只能用双脚一步步丈量太湖。春雨后的太湖边,一树树樱花如约而至,风吹过,花瓣落在了岁月的长河中,粉色的樱花,化身成温柔的信使。万花丛中,塔楼的飞檐翘起,弯曲的弧度与江南民居的人字形屋顶如出一辙,那般古朴而优雅。恍惚间,美穿越了百年,从吴冠中乘坐的渔舟旁来到了我的眼前。

无锡蠡园是令人听其名就心向往之的地方。“蠡”,是范蠡的蠡,是蠡湖的蠡。园内移步换景,一步是曲岸,一步是长廊,转角处是“太湖石”垒砌起来的假山,山后是拱起的石桥,层层叠叠,错落的建筑环抱在绿树花影中。我到达的时候,荷花尚未盛开,但是片片荷叶那么圆、那么翠,铺展在湖面,一团团重叠着,是如此的可爱。

“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,我刚刚梦醒!”只一句,就被吴冠中带入旧年的水乡梦境中。观吴冠中画作,每每能被翠绿的、鲜红的、嫩黄的、娇粉的彩色斑点吸引。后人评价吴冠中的画作“取水彩之轻快,稀释滞重、堆砌之油彩,运用透明之薄彩,追求平易近人的效果”,颇为中肯,在“横站中西”的艺术观念中,吴冠中实现了艺术理想,而宜兴、无锡,早已化作艺术之舟的那一弯故乡水,悠悠荡荡……

从宜兴到无锡

□北京安培君

旅途况味

酒里人生

□陕西商洛尹和亮

烟火人间

陈年旧事暖

□四川绵阳刘茜

岁月如歌